



止園集卷九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奏疏

驕將擅調屬夷疏

題爲驕將擅調屬夷震驚

宮闕乞

賜究處以

重邊防以安人心事

臣

於正月趨命在途忽接

邸報聞京師訛傳虜警居民逃竄初不勝駭曰

民心雖愚豈一無影響遂致張皇也繼接邸報

聞總兵王國棟帶領夷丁赴任居民驚避又不

勝疑曰夷丁雖衆豈一無騷擾遂令奔逸也昨

于二月二十二日該守巡懷隆兵備道張我續
陳廉等申據鵬鶚堡長安嶺守防官鄭登瀛常
仲選等稟稱王總兵于正月初五日差旗牌趙
尚春紅旗張忠俞無牌票止執令箭挑選屬夷
一百八十八名兌給馬匹隨調聽用徑赴薊鎮
去訖俞不關白該道申請督撫已經通詳兩院
奉批查議事在臣未任之先可以無言昨見京
城巡捕林桐條陳邊事一疏內稱近日本鎮調
用屬夷隨路搶掠幾成大變則王國棟之罪臣
且不能爲之解矣夫 朝廷不惜糧餉養屬

夷正欲借其一臂之力又何難于千里之行但
各夷駐牧原有定處該道撫賞均有專責凡遇
應援調發大則題奉

欽依小則聽候詳示未有擅差旗牌傳箭徑調者卽
昔年寧夏哱賊負固調用苗兵奉有

明旨豈閩外之事必從中制所以防專擅重職守良
有深意非苟焉而已也且自宣赴薊不爲不遠
數幾二百不爲不多鵬鶚長安去赤城僅數十
里少待請詳不爲不速而薊門失事賴曾狂逞
雖切震鄰亦未必如嘉靖庚戌虜薄都城勤王

之師頃刻不容緩也上不請之

天子下不告之方伯欲調則調可行則行國棟目中豈復知有兩院又豈復知有三尺哉使國棟而便宜從事約束無諱也或當諒其急公之心猶難免于專制之咎倘隨路搶掠果如林桐之說則其激變間閭動搖輦轂漸不可長罪不容逃又安得置之不問乎況彼時驚竄其蹂躪傷損不知幾何人今議哨探其旁午騷又不知幾何時也此皆國棟爲之祟也至于屬夷業已發行或無追復還巢之理各夷素蒙參養必有奮勇報效之心除在巢夷屬該道轉行各防守加意撫恤免其內顧保無他虞伏乞

敕下兵部移咨薊鎮總督將隨征屬夷安插得所事寧之日即便發回駐牧而王國棟擅行調發終屬驕悍或議量加罰治或令戴罪立功并乞通查經過處所有無搶掠事情據實申報以憑究處其于振飭邊防安輯人心所係豈渺少哉時當用人之際雖未可以苛求臣忝執法之官實不敢爲姑息伏惟

聖明垂察

縣官負氣託疾疏

題爲縣官負氣託疾據實糾察乞 賜議處以肅

憲紀以飭吏治事臣惟今天下紀綱廢矣彼此

姑息上下雷同而非力振刷之則益廢名分墮

矣尊卑凌越後先詬誶而非力維持之則益墮

脂膏竭矣供億浩繁用度奢僭而非力樽節之

則益竭此固司世道者之隱憂持風紀者之專

責也臣愚奉

命巡方自揣疎庸毫無裨益惟是節用愛人一念兢

兢自矢不敢少假入境以來諸凡舊套未能頓

除一切靡文共期漸汰庶幾黜浮崇雅潔已奉

公或可少逭罪戾無負任使乎一時督撫司道

諸臣無不體諒而乃有大同縣知縣安曦始而

碌碌隨俗猥襲陋規旣而悻悻負氣不識大體

臣安得顧惜體面不據實一直糾之臣自宣府

移按大同先有憲牌禁止迎送裁革鋪設郭外

不許遠離三里院中不許先貯一物是皆憲約

所載非有過高難行之事也乃未及疆而迎候

者紛紛甫入院而鋪設者種種臣當時發出量

責該吏似亦憲體所宜非有已甚難堪之情也

曦且卽日杜門移文乞休矣夫曦以青年甲科
新任煩劇卽抱微恙何妨暫攝而遽爲長往之
請豈真有遐舉之思乎臣聞其爲人恃才不羈
使氣難近詢之該道謂其久厭巖邑亟圖谷遷
不知統轄有憲綱非可以意騁也東西惟

君命非可以意擇也使曦而果有不起之疾猶可以
自解不然卽政如卓魯而便利自圖才埒賈董
而褊淺自局亦豈得爲真純之品大受之器哉
且其衙蠹不清律文未諳臣初按部已見端倪
尚在咨訪未敢毛舉卽據此一事彼旣不便于

相臨臣烏能相忘于無言也抑臣因是而有感
焉京官例得請告外吏徑許歸休夫豈

祖宗立法故爲異同正以民社攸司預防趨避乃今
有不樂于凋瘵而請者有不習于衝煩而請者
有不理于士民而姑請之以嘗上官之意指者
請而得也適遂弛擔之計請而不得也更徼臥
轍之名何怪乎窺瞰之益工頑鈍之愈肆也臣
因是而又有感焉臣官雖卑爲

皇上操三尺者也一虛文不能革其何以興大利除
大害一縣令不相信其何以表庶僚徵庶民良

由德薄望輕無能彈壓誠恐譽叢體褻益長囂
陵且下方執法而糾之上或憐才而縱之我任
受德誰任受怨有言責而不得其言有官守而
不得其職臣固自審其宜去而

皇上亦安藉此無用之具臣爲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覆如果臣言不謬臣法當行將安曦
量行改調以肅憲紀并將臣罷免以爲不稱職
之戒更乞申

勅有司凡推艱擇便託疾請休者卽令解任不必
勉留查有別情仍行重處其於振飭吏治未必

無小補矣

奸弁緣事抗旨兇弁生事虐民疏

題爲奸弁緣事抗

旨廣賄鬻官兇弁生事虐民酷刑斃命懇乞重究以
警貪殘以昭法紀事臣聞世道之有治無亂者
惟恃朝廷之三尺官方之最濁難清者尤是武
弁之一途然武臣不嫻禮法驕蹇自恣其常態
也至以錢神之力藐

君命如弁髦則難乎其爲

上矣武臣不諳律法剛愎自用其闇識也至以債

帥之威視民命如草菅則難乎其爲下矣臣巡歷所及聞見既真敢以兩鎮之公憤二道所詳申者據實爲

皇上陳之謹按分守口北道按察使張我續呈爲極惡武官逼殺多命等事遵蒙前院叅劾奉

旨提問犯官董用威等一起除用威侵盜沿邊錢糧因姦故殺本夫一日而縊死十一命一夕而燒毀七屍梟惡異常依律擬罪見在覆審外惟是原任南山遊擊叅革江萬仞與用威爭娼互訐有盜砍陵木冒襲世職二事俱係重情必

須面鞫一向逃躲抗不到官雖以江銳之傭奴且復倩人而代訊祇憑阿堵忽起天津卽律以官吏宿娼之條亦當在行止有虧之列似屬抗旨理合叅提等因又按整飭陽和道右叅政李本緯呈爲人命事遵蒙本院批准狀詞審問犯人王景玉等一起除景玉倚憑勾捕率領家丁挾弓矢以追呼當額顱而毆擊屢經檢審依律擬罪仍候通詳外惟是見任南路井坪叅將高應節因董朝臣抗拒不服喝令軍牢擅用挺棍夾打負傷送監當夜氣絕死不旋踵一命立摧爲

杖鬼鬣喘猶多滿門盡繫于狴圜沉寃何訢既
揣金科之莫追乃仗錢虜以買和據其一時之
酷刑止應降級槩以生平之謬舉未卜恣睢緣
係軍職理合參提等因臣不覺仰天而嘆曰有
司以執法爲公

天子以好生爲德詎意 聖明之世乃有狡獪狼戾
若二弁者乎臣又查得江萬仞原參事件尤未
可以擢髮數者一打死軍人俞孝朱天祐丁應
科李淮等數命俱使高按火燒骨骸無存郝宅
林仲禮等証一打死江童姦霸其妻在衙六小

子江守元等証一差委官姜進忠領冬衣布花
銀五千八百餘兩通同盜五大錠又將自己銀
抵換二千兩給散軍士銀匠秦昺梧店家李槐
問罪原招証一鐵匠劉登雲等打甲七百餘副
每副扣銀一兩三錢以致甲葉不堅劉朝奉等
証一指到任置買家具扣各軍糧銀共一百餘
兩尤旗牌証一私占各色匠役一百餘名每月
每名納辦銀五錢共一百餘兩蒲林等証一各
口千把總逃故軍糧每月一百餘石每石扣銀
六錢高按等收証一占打牲軍士二百餘名占

燒木炭打柴二百餘名每名扣糧銀六錢旗牌
禪相等証一霸占軍人李大節妻王氏以致告
發家人江漢清頂罪本軍証一賒欠屠戶梁國
成等肉銀五十餘兩酒飯錢衛相等一百餘兩
雜貨鋪甄南淮等五家二百餘兩俱措勒不與
反加夾打各行戶知証其奸惡如此安得槩置
之不理也臣又訪得高應節在任賊私亦有可
以屈指計者一賣閒雜役親兵劉汝川等四百
餘名免其年終打草每名納銀三錢計三年共
得銀三百六十餘兩管隊蘇成田全証一種菜

八百餘畦給散各軍每畦索銀五分計三年共
得銀一百二十餘兩管府旗牌王玉証一油炭
戶劉愷等十五名每月每名折銀五錢計三年
共得銀二百七十餘兩管府旗牌許科証一乃
河將軍會等堡收雜糧五百餘石給散營軍每
名索銀五錢計三年共得銀七百五十餘兩旗
牌田登雷証一鷹手王友孫等十五名每月每
名買閒銀五錢計三年共得銀二百七十餘兩
管府旗牌王玉証一營軍劉洗等三百餘名秋
季採草每名五十束給散各軍每束索銀一分

計三年共得銀四百餘兩管隊宋良証一假借
置辦家活向營軍張臣等每名科銀三分共得
銀六十餘兩中軍朱勛証一指稱閱視查盤向
各營堡隊伍科索使用每營堡六十兩每隊伍
三十兩共得銀六百餘兩中軍朱勛証其貪穢
如此安得盡諉之無稽也夫萬仞鑽刺起官本
年二月曾經臺臣論列該部因以風聞行賄尚
須體訪今無論他事卽據其抗提蔑法不由保
舉忽爾推用威福自我闔鎮咸詫神通更不必
問其賄之多寡矣應節甄別防秋本年三月會

經督臣叙薦巡道亦以雲鎮需材極爲獎借今
無論多贓卽據其忍心害理不奉委勘輒肆兇
殘毒痛殺人頃刻遂登鬼錄更不必問其材之
長短矣叅照江萬仞心同狐虻罔知 明旨之
當遵而賄賂公行一千七百萬金陳滔之營幹有
跡高應節性似豺狼不恤人命之爲重而刑罰
濫用一夾四十槓董朝臣之立斃無辜詐以濟
貪寧媚竈無寧媚奧剛而成虐不畏人胡不畏
天縱百足之不僵恐三面之難解均應革任提
問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覆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江萬仞高
應節亟賜罷斥竝行提究庶乎漏網無可逃
之地覆盆有共戴之天鑽刺之弊習一洗於曩
時欽恤之祥刑有辭於永世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邊道竝缺秋防可虞疏

題爲邊道一時竝缺秋防萬分可虞懇乞裁斷去
留以安疆圉事臣按宣大兩鎮所轄者惟七道
見任者僅三人張我續以調去矣樊東謨以憂
去矣張中鴻以病去矣張經世尚未到而馬拯

暫留于遼矣時當夏季轉盼秋防虜封未成戎
心叵測以宣雲之東支西吾雖未必如遼之燃
眉以司道之左提右挈又安能保鞭之及腹乎
且宣之最要者莫如守口雲之極衝者莫如左
衛守口駐劄鎮城事務繁劇左衛逼鄰虜穴機
宜喫緊皆不容一日缺官者也除守口道缺臣
已會同督撫具題就近陞調奉有

明旨應候部覆惟是左衛之缺四月初銓補馬拯
五月初接邸報見遼東按臣熊廷弼以收拾敗
局非拯不可暫留三月此其爲廣寧寧前計又

爲開原計甚悉也臣獨不爲左衛計乎且拯而賢也知虜情而得民心也何不議久任而議暫留乎豈拯欲弛擔于遼而未能脫屣于遼乎豈拯僅寄空名于雲而將貽實害于雲乎又豈拯之備遼三年猶未成而數月遂可收拾乎夫拯之亟欲去遼爲杜松也今松已斥拯可一意籌遼而又何難乎昨復接邸報見遼東疏留鐵嶺遊擊李效忠不難以奉

旨之鄭朝隆竝照新銜各守舊地遊擊宜留而司道可知矣有代者可留而未有代者又可知矣

夫

皇上之馭臣旣介于不用不舍之間臣下之任官又處于不去不留之際恐非所以計安社稷慎重封疆也臣謂馬拯之留與否當求一定勿持兩端且聞遼左虜警孔棘拯之結局尚未有期或將原推寧前道高折枝竟補大同左衛或別議陞調勒令速任以濟目前而留可緩可急之缺以待拯庶乎兩地皆宜三月無曠不然其將導人以狡兔之營索我于枯魚之肆乎臣身叨巡閱目擊艱危何敢嘯嚙以滋玩愒總之各爲地

方計而已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速爲題覆施

行疆事幸甚臣愚幸甚

賊夷殺官掠馬黠酋犴賞阻封疏

題爲賊夷殺官掠馬黠酋犴賞阻封邊釁已開軍儲宜豫乞

勅議處以伐狡謀以安重鎮事竊惟國家定鼎

神京三向鄰虜東北則薊遼西北則宣大如肩背之護元首鎖鑰之扃門戶皆重地巖鎮也邇者賴麟跳梁薊遼多事諸臣不啻救焚而拯溺

皇上且允給餉而增兵誰不仰頌

聖明留心邊計臣按宣大竊幸虜款不替漢過勿先

可暫紓宵旰之憂敢復爲張皇之說乃近接兩鎮各路塘報有不得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者本月十四日據赤城兵備道右叅政陳廉塘報有青邊口討賞夷人色賴等盜馬出邊操守李官帶領軍丁三十餘名追趕被夷殺死等因此宣府鎮事也本月十六日據陽和兵備道右叅政李本緯塘報有明暗台吉帶領兵馬與卜石兔爭講人畜五路台吉差敖擺言台吉

等忠順夫人差威靜來四倘不浪等趁趕勸阻
等因此大同鎮事也三日之間塘報兩至臣不
勝愕眙夫夷酋世叨中國豢養理宜感恩圖報
而今以討賞回邊掠馬出口遂至戕殺職官此
其兇暴太甚豈得以常例罰服也者虜王世受
天朝封爵理宜及時請襲而今且挾賞握印設計阻
封復爲爭講人畜此其狡譎叵測未可以常情
窺度也者及查色賴等乃白言台吉部落也白
言素非善良色賴乃爾狼戾如復循九九之例
苟且完結非所以明法也臣以爲不正賊夷之

罪則白言之賞宜革也再照明暗台吉乃素囊
台吉黨與也素囊久懷忌嫉明暗復爾阻撓如
復待二三之說遷就依阿非所以崇體也臣以
爲不襲虜王之封則順義之賞宜停也蓋我方
懷虜以恩而虜則安可犯我之法虜實利我之
賞而我則何嘗藉虜之封塞上之血口未乾幕
外之戎心已啓白頭之表章屢上朱蹄之捆載
無虧又何以定一尊而令四夷觀乎故彼以貢
來我以賞往而開市如初此以款爲款也來則
不拒去則不追而閉關如故此以不款爲款也

明示虜之封若可緩可急之事而預飭我之備
爲可守可戰之資且自古邊防未有不能戰而
能款者目今夷情未有不喜款而喜戰者惟乘
時除噐審勢相機在我能制其死命而虜且陰
就我之牢籠矣雖然停革市賞未易言也必先
定計於戰調發軍士未易使也必先儲峙乎糧
宣大年例銀兩積欠數多撫臣催請之疏穎幾
禿矣而計部無以應也卽應之亦以虛名而未
嘗有實數也

皇上但見該部疏請某鎮年例發銀若干奉

旨銀兩准給發矣以爲果給發乎未也又見該部
疏請某鎮差官領銀若干奉

旨銀兩准給領矣以爲果給領乎未也需餉者方
枵腹以待哺而給餉者僅畫餅以克饑請年例
者謂揆故物於囊中而供歲輸者徒飭空言于
紙上且有奉

旨於數年之前而今未曾到者有取數於幾萬之
多而領不及半者以致兩鎮首領等官差遣已
盡候領無期曠職瘵官廢時失事莫此爲甚如
其無餉必且無兵不惟無兵抑且無官此又可

爲歔歔而長太息也尚書趙世卿束手無策乞
身有辭科臣請其卽出料理或有獨契但舊帳
不必出而後可清夙蠹不必出而後可杜噬臍
難悔燃眉曷濟臣以爲別簡才賢速圖整頓又
裕國安邊之最急最急者也臣本書生何知疆
事而足食足兵之訓固所夙聞不庭不享之虞
尤所深慮偶陳芻見竊效杞憂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將應議市賞應給軍餉亟爲裁酌
覆請以便遵行庶乎有備無患不戰自屈中國
之體常尊外夷之款永堅矣疆場幸甚社稷幸

甚

科叅兩摘邊道一空疏

題爲科叅兩摘邊道一空懇祈

明旨速下速補以安重鎮事臣所屬大同一鎮惟四
道而張中鴻以病去馬拯以款留僅存楊一葵
李本緯兩人兼攝昨見邸報復爲工科給事中
李瑾所論列矣科臣因國計而慮邊防糾邊道
有臣所未及言者而先言之有臣所不及知者
而獨知之宜聽銓評用彰公論惟是秋防戒嚴
虜封未定天旱地震軍困民窮正當人心洶懼

之時且有官方寥落之嘆而兩道竝論四印空懸千餘里彈壓巡防闐然無人矣邇者賢材下壅銓除中格省直藩臬在在乏人然未有一時同去一鎮全缺者也兩道業已束裝遂圖接浙臣等雖以地方無人印務無着暫令候旨未許擅離而以引罪過則當去以崇廉耻則當去且以部卿被論悠悠杜門判署於私宅人皆議其頑鈍而安得效尤於道臣以縣令被論悻悻去國弁髦乎憲綱人猶諒其高尚而何能責備于道臣但未知科臣之疏便得

旨否部中一覆一推便得

旨否卽

皇上軫念邊方朝上夕下而所推之人或遠或近便得到任否秋防緊急封貢危疑之時四印可懸數月千里可無一道否此皆不可不慮也就近調補旣不敢以外臣侵銓司之權循例推陞又未必以常牘動

皇上之聽故臣萬不得已特懇

聖明垂念速發并乞

勅下吏部查議或於郎署或於司道推其至近

便者勒限赴任無誤地方又擇其不冒濫者安
心久任毋煩指摘此不特奠安本鎮之急務而
信任仁賢旁招俊乂俾野無遺佚國不空虛亦
皇上制治保邦之第一義也

制虜要在伐謀停賞原非挑釁疏

題爲制虜要在伐謀停賞原非挑釁謹申明初議
以祈

聖鑒事臣惟夷狄之性獷悍難馴狡詐不測中國所
以禦之者惟戰歟兩端而戰不廢歟歟不忘戰
貴審機而善用之當局而共籌之難爲踰度旁

觀者道耳頃者臣以虜釁已開軍儲宜豫謬據
二議僭塵乙覽不虞科臣李瑾以爲輕言而挑
釁也輕言之咎臣安所辭挑釁之罪臣不敢任
謹披瀝血誠備陳幾事而

皇上試垂聽焉宜大自歛貢以來三十餘年邊境救
寧民物康阜城堡修繕田野墾闢不可謂非歛
之利然而歛不可終恃也要以歛羈縻之而徐
修吾戰戰不可專言也要以戰震悚之而兼用
吾歛此所謂不戰屈人之兵因歛固吾之圍者
也臣躊躇兩鎮之情形斟酌一字之予奪自言

之賞曰宜革順義之賞曰宜停革之一字尚不欲加于順義乃云絕其貢而挑之覺乎然而陰陽操縱之機亦有可得而言者卜酋倫序當立保結已投素囊屢肆阻撓不諧婚媾非欲爭立爲王也不過借娘子之名攘虜王之賞耳額雖無溢費實不貲一年停封一年冒賞彼何所忌而擁戴卜酋肯歸命乎中國雖不藉虜之封不問虜之家事而封不成局不結已傷大體尤釀隱憂年年停封年年冒賞我何所恃而駕馭素囊使用命乎外此而別求制伏密運機權若非

元老方叔之猷或是英雄欺人之語陰請求而陽宣諭暗加賞而明剝軍得無又爲兵垣之所料乎且微獨此也白頭之表文可以屢上則欽賜之王印終委于草莽非體也會婦之主款許以全賞則

勅封之王子竟同于贅疣非制也貢市之年例姑以完局則

天朝之金繒空填于谿壑非計也欵貢書冊自分條目夫人有夫人之賞台吉有台吉之賞無順義王而有順義之賞賞之何名以軍民之膏血

付于不知者何人非法也夫虜之戀賞如蟻慕
 羶虜之攫賞如兔營窟吾姑以是節制之聳動
 之彼既失王之利又何恠王之名彼或貪吾之
 餌必且受吾之約臣嘗移書督臣曰停賞之說
 非謂必宜停也非謂槩宜停也借此為號而乘
 此用機但使威出於朝廷而恩加於督撫使臣
 任然而督撫任德操之縱之未必非激發之一
 機也督臣深以為然隨以此意面諭曾使無不
 惘然失色若咎素囊之為梗者語薄喉而不吐
 情可知矣臣上疏之後職方虛心而咨臣悉心

以對職方亦以為然是停賞之說有深意焉有
 微機焉督臣諒之樞臣諒之或科臣未暇詳察
 耳故謂督臣善於弭釁可也謂臣輕於挑釁臣
 有死不服也謂督臣之言為老成之長慮可也
 謂臣之言非經常之正論臣有死不服也昨見
 撫臣疏云卜石兔之請封計日亦不遠矣使封
 而果成未必非一激之力若猶未也督臣亦謬
 許為肯綮之論又不然吾謀適不用而留此一
 種議論為它山之石未為不可而遽責臣之輕
 言臣有死不服也如謂三空四盡不堪數向夾

攻我實怠防弛備示之怯而長其傲囂然動四
夷輕中國之心其爲挑釁也亦甚矣夫按遼左
者灼見虜款之宜調停旣以復款而慮其請和
按雲中者灼見虜餉之宜操縱又以停賞而疑
其啓釁言戰言款無一而可爲按臣者不亦難
乎臣猶幸今之督臣慎密周詳共資謀斷光明
坦直各釋猜疑藉令不幸而遇陰鷲之徒勾引
點會上邊要挾坐臣挑釁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臣之肉不足食歟有餘辜爲按臣者不亦險乎
夫封事成人居其功不成人任其責臣及瓜而
不忍負生平之期許不敢負

皇上之簡書偶效揣摩罔識忌諱一言不合遂欲服
之以上刑爲科臣者不亦忍乎嗟嗟媚虜積弊
醞釀已久非一日非一端非一人內外臺省諸
臣盡能言之而巡方閱邊者反不得言非不能
言也恐言脫於口刃剗於腹又以爲輕言而挑
釁也言止矣臣從此不敢復言矣伏惟

聖明鑒察

兩鎮荒旱異常疏

題爲兩鎮荒旱異常百姓流離可憫懇乞速勘急救以保危邊事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所爲及時拯濟設法補助使民得延旦夕之命者賴有聰明仁愛之主饑溺由已惻痠切身速需

皇恩立蘇民因此地方所以災而不害國家所以治而不亂耳臣奉

簡命祇役宜雲自三月按部而春而夏而秋由雲西閱邊而南而東而北足跡幾遍目擊頗真黃

沙白磧本匪樂郊赤地赫曦更罹凶歲所過城堡到處荒涼災民扶老攜幼擁道攀轅號呼震天匍匐控地至于目不忍視耳不忍聞車軹不得行臣惟有感額感傷杖淚慰遣而已頃該撫臣霍鵬連標先後具疏奏報甚詳當必渙發

綸音大施解澤臣宜靜聽覆勘何敢瀆陳惟是旱魃之虐兩鎮並遭災獨之哀一時難緩臣旣不敢誦桑林之責不能繪監門之圖而何忍不以民隱直達于

君父之前乎且臣聞山右凶荒居民竄徙盡轉而入

雲中雲中凶亦然流移踵接恐再轉而爲溝中之瘠也可痛也臣又聞宣鎮軍士月糧久缺環繞而逼餉部餉部無以應米價踊貴恐一激而爲舟中之敵也可慮也臣又惟宣雲重地北鄰胡虜南護京師皆近在百里之內而笑笑無告洶洶不靖之徒豈能枵腹忍饑設或瞋目語難不北走而投胡虜必南走而震京師恐忽釀而爲蕭牆之變也可憂也臣非不知倉廩匱乏度支浩煩此時而請蠲賑誠爲難事撲滿雖盈緘滕甚固此時而請帑藏總屬空言但念邊方苦寒錢糧微薄卽盡徵全完不足當東南一大邑自太倉視之不過秭米耳

皇上去年特留稅課銀十五萬六千兩以賑浙直之饑今何惜些須不蠲之以救兩鎮之生靈乎宣雲原無沃壤子粒安得餘銀奸民巧借牧地以飭詭辭該鎮苦扣軍需以克額解脂膏已竭腹削何堪當此游饑尤難措辦向蒙

皇上軫念量免三分之一今應徵解者并名馬房租等項僅有八千餘兩自內帑視之不過毫末耳

皇上近日允留稅銀三萬六千八百兩以充遼左之
餉今又何惜些須不蠲之以全十分之恩信乎
蓋臣所覩災傷之民極邊極苦所求蠲免之數
甚便甚微而所關係於陵京之安危最重最切
皇上以聰明仁愛之主開天地父母之心必有惻然
動念不待臣辭之畢者矣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速爲題覆施行則民力少延
邊防永固

皇上萬萬年無窮之令聞無疆之不基且與宇宙同
悠久矣

廢將冒糧事關軍餉疏

題爲廢將冒糧事關軍餉仰祈

聖斷祛夙蠹以裕邊儲事臣惟今天下惴惴慮叵測

者莫如虜患廩廩憂不給者莫如軍餉而弊實
種種牢不可破者莫如邊事衆口嗷嗷忍不能
待者莫如歸咎于司農然臣以爲必覈邊事清
軍餉而後虜患可無虞也此自強之本也又必
釐夙弊除外耗而後司農可無辭地此各盡之
道也臣始入境微聞廢閑將領冒支軍餉他鎮
之所無而有之自宣大始宣大從前之所無而

有之自舊督臣鄭汝璧始蓋汝璧殘病貪婪墮
廢職業之狀按臣喬允升曾疏論之媚虜營私
破壞邊事之罪科臣宋一韓曾疏論之俱可覆
按無庸復贅惟是虛傳五路上邊調集諸將防
衛張皇已甚徼倖旋生廢閒五總兵以納賄希
叙功矣其招之來也惟賄是求祇借公子以攘
利其遣之去也無功可叙遂剝軍士以市恩彼
且謂操贏私囊取償公帑其計爲甚便也抑知
作備一旦積耗數年其害爲甚大乎臣詢之督
臣督臣曰有之詢之道臣道臣曰有之信無異

口幸有同心旣而檄行各路管糧官查革停閣
數月而不以報也催督數次而報不以實也此
其故可知也臣備查前按臣糾彈之疏謂董一
元馬孔英麻貴各送表裏銀器一百兩公子五
十兩馬林五百兩麻承恩一千兩旣昭昭可指
今據督臣道臣所報占役之數謂董一元討准
家丁李宗學等二十名馬孔英討准家丁郝明
等二十名馬林討准家丁鐵兒秘等二十五名
麻貴討准家丁喬烏兒等五十七名麻承恩討
准家丁鄒還等九十四名又歷歷可查是汝璧

所納諸將之賄不過二千金而所糜兩鎮之餉
歲費二千五百九十餘石也今已三年費至七
千七百七十餘石矣夫一銖一兩靡匪國計一
顆一粒靡匪民脂諸將已收數倍之利尚無屬
厭之期管糧官徒徇一偏之私聊爲摠飾之計
若曰姑舉一人而吾責塞矣載需數月而按差
代矣將無土偶上官而傳舍直指乎臣因是而
嘆憲紀之陵夷也且占一軍則耗一軍之糧缺
一軍則少一軍之用效郵作法長此安窮臣所
爲奉專勅稱大閱者所閱何兵所覈何餉而釋

此弗問不亦上辱 簡命而下羞風紀乎臣因
是而嘆邊務之塗飾也抑不獨此也麻承恩非
但廢將且罪弁也苞苴公行賊犯有據萬曆三
十一年爲錦衣李楨國所許科臣孫善繼所叅
部院覆奉

欽依劄行撫按會勘經今七載抗匿不結臣接管
清查催提之檄甫下而調用之咨隨至矣九邊
閑將咨取委用豈曰無之未聞奉

旨勘問而可乘機謀調者無事則糜營伍之糧有
罪則篋朝廷之法彼但知千金之可揮豈復知

三尺之宜守乎臣因是而益嘆債帥之克斥私門之終不可杜也臣非不知此輩財力甚雄羽翼頗衆不避嫌怨力爲摘發必有甘心於臣者臣所執者紀法所殉者職掌所尊者朝廷榮辱利害有不遑恤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冒餉一節或盡法究追或原情宥免姑寬既往必戒將來勿昵私交之情共紓公家之急則外耗一清司農不得藉口以逃責內供無缺軍士皆得果腹以卽戎足食足兵可戰可守而虜患不足言矣

猾吏擬辟貪官漏網疏

題爲猾吏侵欺擬辟貪官漏網難容懇乞嚴提併究以平法紀以慎刑獄事臣於本年六月巡歷

大同會審重犯有大同中路通判衙門典吏王敬止一起侵欺官銀八百餘兩合依監守自盜二百兩以上擬斬已奉各院詳允監候追比照例三箇月盡完另行改擬過限不完照依前擬死罪奏請定奪乃臣詳閱招詞內稱原任同知任祿帶管中路動支籽粒銀三百兩簿上硃批可證原任通判尹作賓修理衙門動用銀二百

七十兩等情又閱道府駁問審語內稱尹通判
修理公衙原取給於山陰縣額派正銀不足又
奏以紙續及轎夫工食等項可謂拮据之極何
曾動用原無執憑臣亦可以無疑矣至于任同
知之動支則曲爲之解曰一日而支銀三百兩
又遺筆跡于吏書經收之簿且字跡不對其爲
汙穢可知臣則不能以無說焉何也此銀原係
各路查刷軍士收穫雜糧變價解府恭進籽粒
銀兩總是減削軍糧抵克

皇稅上下苟且彼此侵漁不經查盤莫可究詰通判

裴文炳接管偶爾檢舉實前官所不及料而可
預滅其筆跡也若零取而總結于一日草書而
偶出于兩體其孰從而辨之據稱花押尚少一
點臣謂自書者意到筆隨或有疎脫善模擬者
必不肯少一點也又安知非畫押留記者故爲
異同以爲辨實乎此皆非精于察辭者也各官
之意不過曰任同知回籍似難苛求王敬止滿
貫總難末減但拚一吏苦捱數年瘐死獄中便
可全大體結前案矣豈知貴賤不同皆爲軀命
多寡是處須要分明使任同知之賊在若有若

無之間王敬止之死在不暗不明之地恐終非法之平而安所稱獄之慎乎且臣亦非但據敬止之招漫爲疑詞也查得前按臣湯兆京論劾任祿狡獪貪婪賊以千計內有徵屯租而設櫃自收計所得三百金一欸何其與敬止之招若合符節也夫罪極于一斬不爲不重卽無活理尚欲曲求其生賊至于三百不爲不多稍涉風聞必須嚴核其實而况叅疏招詞彰明較著猶然草率塗抹雷同掩護忍于殺一椽之命而不忍于傷一官之情則臣所爲察吏安民伸冤理

枉者謂何方今清議森嚴計典綜密所爲責成撫按懲貪戒墨振綱肅紀者又謂何而不據實

一陳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如果臣言有據將原任同知任祿行提到官與王敬止覲面質對或係拔誣不妨昭雪果有指證亟爲究追蓋雖無抹于敬止之歿而亦可以少懲漏網之奸永垂祛箠之戒矣糾劾方面以備考察疏

題爲糾劾方面以備考察事竊惟計典核三載之

幽明監司爲庶僚之表率邊道又係九塞之安
危必才品兼全始稱官守操持罔玷乃免人言
今值考察之期臣當巡閱之後耳目已遍採訪
既真間有瑕疵不孚輿論者雖經屢薦而初終
鮮克則言之不嫌于異雖經論列而意見偶合
則言之不嫌于同雖經微刺而事跡漸露則言
之不嫌于盡要以少效澄清之職仰贊彰瘴之
用而已敢據實爲

皇上陳之謹按原任分巡冀北道副使今聽調楊一
葵文采有餘才情無礙治兵治餉先後歷邊塞
之勞使詐使貪始終受鄉里之累蹤跡已招物
議操持尤係官箴馭承舍而防檢之術甚疎任
邊方而功名之心太急見怪求調而資俸期于
凌躡豈鬼祟爲催官之神發訪不行而賢否託
于調停將憲檄爲招財之券高應節之兇殘已
見告矣徇情而曲爲之庇護是何心也有味乎
督臣納汗藏垢之嗟金瑄之貪肆已被劾矣授
意而先令之脫逃是何法也無惑乎科臣親識
腹心之刺醬醋好滋味民謠雖得於風聞而武
弁之月換歲更指染難辭於羹鼎操防有價錢

上國集 卷九 三十一
謗帖已形於木刻而私人之朝入暮出手談猶
託於棋枰姜慶盜糧叅革永不叙用矣新平堡
朦朧咨起而納五百之餽議調鎮邊張椿守備
陽和倖轉老營矣曹把總勒留考察而投二百
之贓卽容赴任鄧國詔送銀二百呈署守備隨
薦爲標下把總則曹坤之過付有靈楊敏樹送
銀三百謀調善地因薦爲守口堡守備則李隊
長之見證最確用大米而斗斛照常加倍則闔
鎮罷市而妻孥之監禁何辜取串絹而價目不
甚分明則各鋪吞聲而差役之需求更毒被論

而歸咎于同鄉同年同事無非怨天尤人保留
而借譽于布行椀行果行轉見心勞計拙其尤
可扼腕者通判董盡倫清苦異常循良久著先
任清水陞任前職按臣史學遷溪致惋惜特爲
薦揚乃以買貨回任餽送土儀不愜其意注以
下考勒令致仕至督撫知其有才憐其無恙而
後加獎加銜則旣晚矣且其面語臣曰董通判
因卻其餽遺無顏求去夫盡倫豈無因而以幣
交該道亦豈無欲而以辭卻者示已之潔加人
以污此又輿情所爲大不平也此一臣者雅善

彌縫稔彰寵賂卽加顯斥亦不爲過但年力尚壯歲閱有勞或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調以示懲創者也再照此中司道甚少才望居多每遇考察都無指摘而糾劾自臣始若見爲薄乃該道議論到處沸騰臣或以體面之故根抵之辭苟爲姑息不公不明必居其一臣且自爲溺職懼而不暇爲樹怨招尤慮也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一葵照例考察庶乎計典昭明監司振肅而邊陲可望折衝矣至于董盡倫公論難泯循吏難得臣雖未覩其爲人而偶閱其薦疏非泛泛稱詡者實津津忻慕之或宜起用以盡其才爲有司稱職之勸監司蔽賢之戒斯亦黜陟之典所當竝行者也統祈

聖明垂納而當事者少留意焉

糾劾有司以備考察疏

題爲糾劾有司以備考察事臣惟考察大典也考察而先以糾劾公典也大不容忽公不容私其或博長厚而以姑息惠奸臣不敢也或畏疆禦而以庸懦備數臣不能也或務摘發而以羅織

列款臣不爲也要之察合於觀而可矣情蔽其罪而止矣謹擇其人之顯著與事之切實者爲皇上陳之訪得見在宣府在城同知陳王道性本陰邪行多貪肆雌黃口角無非種種機鋒青白眼稜盡是訑訑顏色撫賞重餉也文簿循環至于七年不換豈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乎吏胥之首尾安所稽查冒糧積弊也牌票絡繹終於一名不報豈喜其利已而縱其侵乎軍士之膏脂何堪腹削書手田珠說事過賊撫院訪拿配革而猶聽其出入衙門則腹心之疾難除舍人宋九

臣壞法詐財撫院問發克軍而一任其縱橫鎮城則耳目之防易蔽中鹽常例每年一千兩鹽客王麟等可問也所獲已不貲矣而王一葵之古爐犀盃王少熹之狐裘斬篋凡餽送者一畧全收何谿壑之未滿納糧加耗每年數千兩庫吏張振宇可託也所得已無筭矣而郭誼之紙續加二王化成之商稅加三卽決杖者三錢折納何錙銖之罔遺撫夷銀傾銷小錠每錠扣短三錢歷歲不下數千兩銀匠翟奇山譚時望等皆其作使之人豈以撫夷者而攘夷也養廉租

經收千兩每兩加重二錢計年已踰數百金花
戶閭景王左思等皆其被害之證胡以養廉者
而傷廉也宣德倉米豆支取八十餘石貽累倉
官王嘉謨剪髮投繯而坐重辟于張璉屍親王
善之死寃莫訴在城倉米豆支取三百餘石給
付委官董應詔買辦設席而扣附餘于蔣任斗
級鄭真之活口難箝至于管市賞而受經歷吳
一漁銀五十兩松蘿茶十斤則門役胡德化爲
之過送買市貨而受吏目鄔元誠銀六十兩松
江綾八疋則承差陳邦安爲之兜收又其交際
之微芹而已原任延慶州知州今陞刑部員外
楊惟相慾乃好剛材未聞道淫怒橫加于紳弁
旁若無人贏金滿入于橐裝憎茲多口信積窩
徐大江爲腹心訪察文武賢否嚇騙有賊一時
立視其魄猶曰除奸之勇也郝希虎以爭媚小
忿聽大江片言之譖卽行杖斃何狗人以殺人
任門子宋小二爲耳目密報官吏陰私讒謗無
端衆人莫必其命猶曰摘伏之巧也張東立以
苦主大寃納姜志百金之賄反遭酷亡遂執命
而殞命千戶吳朝用管造盔甲出言稍亢輒以

違限杖殺是箝結之法也指揮陸應元拖欠錢糧馬鞭狠打復以燒鐵刺背是炮烙之刑也鋪行王春光以欠帳告而各犯楊世杰呂光焯等送銀二百兩原告監死獄中乃求利而遇害鋪戶魏時興以賒貨告而買辦趙宜龐世元等譖責四十板各客逐出城外豈通商而惠民督修四海冶磚城追侵曠工銀二百餘兩盡括私囊已侵漁之有染監修南山邊墩臺節省鹽菜銀二百餘兩未還官庫豈出納之無稽縱阜隸魯永票取羊羖遍詐二十四屯堡三管家之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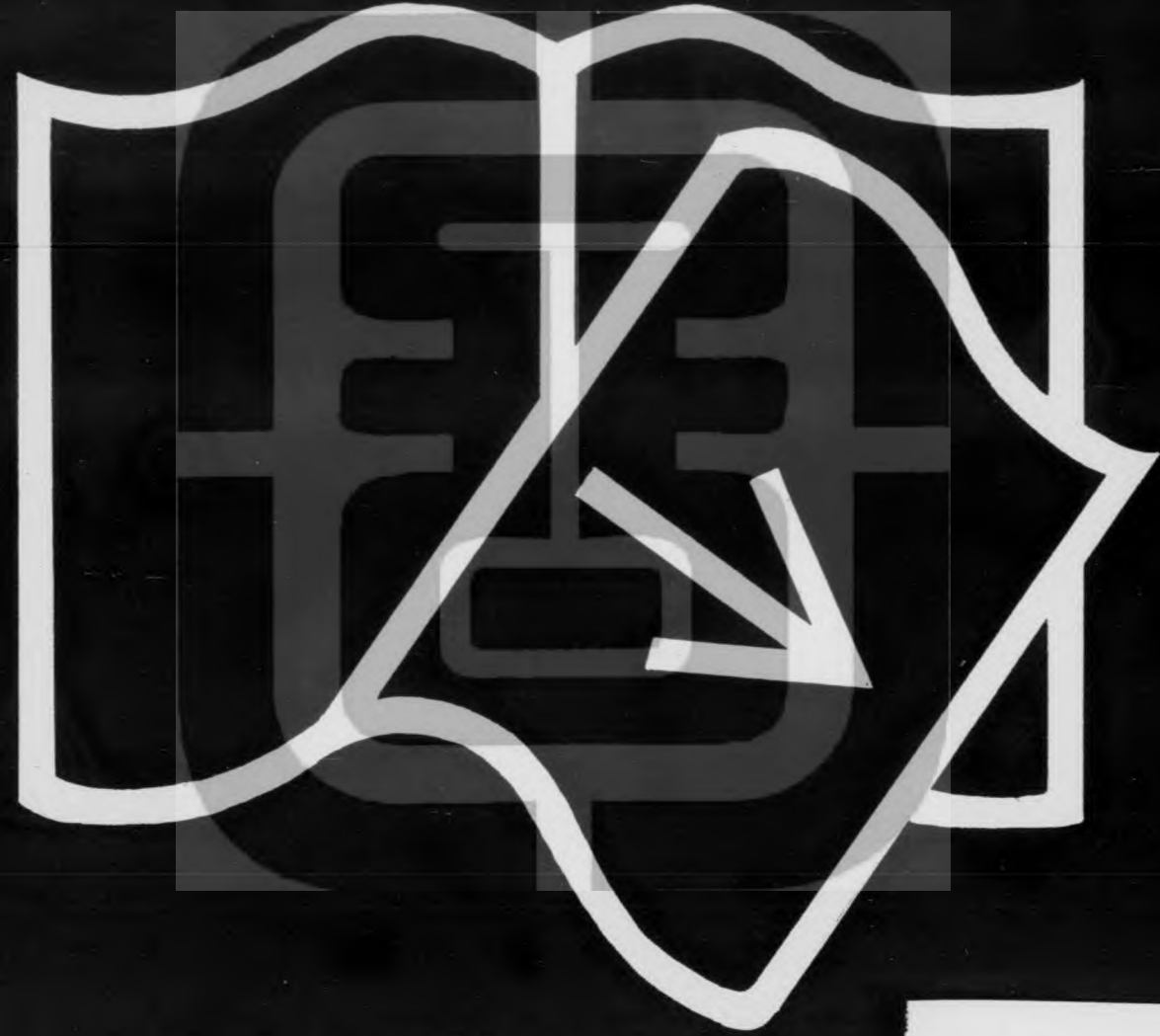
何名委吏目張寅收買米豆科索百四十排年榮昌簿之賄陞有力至於起建生祠聽李鄉官之獻諂歛民二百餘金比追筆楚先墮淚而立碑刊刻治績假何按院之叙章頌德三十二款旋改廣文既盜鈴而掩耳又其獵名之餘技而已此二臣者在陳王道柔奸而貪冒在楊惟相剛惡而貪殘嘖有煩言似宜顯斥但材猶可用年未甚衰所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調以示懲創者也原任大同縣知縣今聽調安曦一味糊塗百般殘忍律文未諳視民命如草菅衙蠹不清

任吏胥之窟穴刑罰當寬用也而失悞坐飯馬
夫王乾責三十板而死失悞燈火樂戶宋國卿
責三十板而死証告小事僧如照責四十板一
夾棍而死爭壤田禾張三責二十五板送監五
日而死追比舊糧馬志南責十五板而死西浮
頭民趙三魯二王千王萬曹六曹儒各責三十
板七日內俱死徐疇都民曹九伏曹九德曹春
各責三十板一家三命俱死其尤可痛者馮金
欠糧逃躲捉拿幼男小馮子年十四歲重責十
四板而死二哥子年十二歲重責十二板而死

馮金拿獲重責四十板亦死而香火絕矣威同
乳虎桁楊無數冤魂庫藏當嚴核也而寫字王
相二十兩而借常鸞十九兩而借門子李臻二
十兩而借牛慎性四十兩而借董樞二十八兩
而借義官亢金六十兩而借其尤可怪者信任
猾吏周一經在公廨收糧差銀二千餘兩每兩
加耗三錢共得耗銀九百餘兩追徵舊糧銀一
萬八千餘兩每兩加耗七分共得耗銀一千二
百餘兩買辦支用無不取之一經至陳同知查
盤官庫缺少數多懇央免申而法罔弛矣利厭

貪狼城社幾多耗蠹至于審戶額外多銀五百
餘兩歛出無名杖贖酷追每月數百餘金報皆
無力事猶曖昧議實沸騰而親致庫吏王小仙
之吊體統盡隳沉醉宗室文華之堂威儀大喪
又其孟浪之末節也此一臣者操守在清濁之
間苛刻出情理之外一路之哭未已百里之命
難膺所當照不及例降調閒散以示曲全者也
見任廣靈縣知縣姜一鵠漏盡鐘鳴途窮餽破
崦嵫日迫倦飛寧憚于傷弓谿壑情殷屬厭已
甘于饑鼎重犯家屬魏登會審監比收管遺名

毫無覺察出押之虎曷追積識兵房蘇守道扣
剋料銀虛粘空領竟不標批則當道之狠誰問
徵丁糧銀一萬餘兩每兩明加一暗加五共得
羨銀一千五百餘兩老人王命楊傑等可證也
收驛糧銀四百餘兩每兩或加二或加三共得
羨銀一百二十餘兩里長張珠余世勳等可證
也募馬頭而馮銳王登等已承認矣故不准而
令其攀報則八里平民楊永安賈廷舉翟漢官
等二百餘名共罰穀銀三百餘兩則皂隸李棟
之奇謀納吏農而王桂溫而厲等已應役矣猶



原件短缺

P37以后缺

未已而遍行拘認則一縣良家王國真梁孟全
楊大宰等八十餘名共罰穀銀二百餘兩則書
識王剛之狡計田益調戲父妾伊妻周氏告赴
本官矣而以三十金之餽免究過送者皂隸王
一蒞也梁六德逼縊正妻伊父龐加伙訐告公
堂矣而以五十金之投准息過送者皂隸馮鐸
也因官廳之倒塌而以修葺罪外加罰共得銀
一百餘兩堡長韓三先等被害真土木之爲災
取鋪行之段布而以粗紕繫坐杖贖共得銀六
十餘兩行戶遼萬里等含冤實繭絲之肆虐此

